

元

史

五四

列傳卷第六十八

元史二百八十一

翰林學士聖大嘉制謨兼修國史是梁灝翰林待制蓋纂纂國院續修官臣王禕等奉

整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

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
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
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
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
得賊所書贖吉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
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陞掾南行臺未
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掾曹無留事始明
善在江西時朱瑄爲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
假爲從騎又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
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

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爲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權爲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脩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脩武宗實錄

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叅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爲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裸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

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
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
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
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
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
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
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
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
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
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切劘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

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

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
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
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第槃

范梈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
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
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
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珪知連州亦以文
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
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

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
字术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脩官致仕
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
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
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
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
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
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
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
家而族弟叅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

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
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
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
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充廣不少
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
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
除再爲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
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
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
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

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大成殿
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
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
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爲祭酒
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
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
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
義甚悉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
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
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脩撰因

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

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即位拜住爲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

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於極其情

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

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

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捄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韋假